

新書

郭沫若全集

文学编 第十二卷

沫若自传第二卷——学生时代

我的学生时代

今津纪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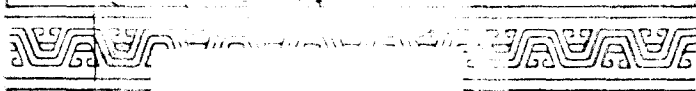
创造十年

水平线下

创造十年续篇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二年·北京

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郭沫若全集

文学编 第十二卷

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$12\frac{13}{16}$ 插页 5

字数 245,000 1992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02-001435-6/Z·73

定价 16.95 元



在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读书时摄



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师生合影(二排左二为作者)

身事，你過來做了些甚麼心事？還那麼？你坐久不久寫字了呢？你做的
什麼？我很好，才略少，由中國雜誌已經停寫了，所以不
會送來入目。像其餘的一紙計畫已經完成了，我在軍械中也做了些
輕便的戲曲。一寫是「洞房」，是把歷代婦女像畫在一起的，不久在家
裏雜誌上常見敘論。寫的是「女神之再生」，現在是在「詩歌」
將來擬分「上」下卷，現在在「詩歌」上敘論。

戚傳善君最近來滬過馬月。他去年有信來，說有幾位朋友，都
是我能信任的。想出一種雜誌，請我作雜誌，要約你和不加入。他曾經
和你商榷過幾層了。他來的信上說「新文化運動已經漸了這五六次，
在國內雜誌界裏王季，曾占把被吸的力都竭盡了。我們是不希望
加潤，將不佳那些於該報團和那些現形勢的人去談起來，就
是一種新進者時自己談談起來了」。他這個意見我很佩服，所以請
劍利與建國君也非尋常學問，不消說我們劍利雜誌為外還有
另外的目的和使命了，京都方面朋友也可有三四人加入。我
在青則聯絡京師——我昨天寫到此處便住了筆，今天往各
校內各處，戚傳善君竟有一封信來，我儘知道他也已經和你商
妥過來。其目的進行怎和好了？

命等亦連後再高第以後仍前法。



一九二三年与成仿吾(左)、郁达夫(右)摄于上海

第十二卷说明

本卷收入《沫若自传·第二卷》——《学生时代》。

《我的学生时代》写于一九四二年，最初收入一九四三年十月重庆东方书社出版的《今昔集》。

《创造十年》写于一九三二年，同年九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初版发行。

《创造十年续篇》写于一九三七年，一九三八年一月由上海北新书店出版发行。

以上三集于一九四七年五月辑入《革命春秋》（沫若自传·第二卷），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。

《今津纪游》写于一九二二年，最初收入一九二三年十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《星空》。

《水平线下》中的《到宜兴去》写于一九二四年，《尚儒村》写于一九二五年，《百合与番茄》写于一九二三年，《原版序引》写于一九二八年；上述各篇最初收入一九二八年五月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的《水平线下》。

以上五集和《山中杂记》、《路畔的蔷薇》以及《集外》合编为《沫若自传·第二卷》——《学生时代》，收入一九五八年八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沫若文集》第七卷。《山中杂记》、

Ft50/27

《路畔的薔薇》以及《集外》今編入本編第十卷，本卷不再收錄。本卷據《沫若文集》第七卷版本編入，並根據初版本及其它版本作了校勘，重大改動處加注說明。

第十二卷目录

学生时代 (沫若自传·第二卷)

序	3
我的学生时代	5
创造十年	19
创造十年续篇	189
今津纪游	303

水平线下

到宜兴去	323
尚儒村	382
百合与番茄	389
原版序引	403

学 生 时 代

沫若自传·第二卷

序

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二日所写的《我的童年》的《后话》里面有着这样的话：“自己的计划本来还想继续写下去，写出反正前后在成都的一段生活，欧战前后在海外的一段生活，最后写到最近在社会上奔走的一部革命春秋”。

《反正前后》是写出了。“欧战前后在海外的一段生活”便是在日本留学的时代。那可以分为大学以前和大学以后。大学以后的生活有一部分是保留在《创造十年》里面了，只有大学以前的那一段，特别是在欧战期中的那一段，是脱了节的。我在这儿姑且把《学生时代》一文拿来补缺，使它成为《反正前后》和《创造十年》之间的桥梁。

《创造十年》及其《续篇》都没有把创造社的历史写完，所缺的就是北伐以后后期创造社的那一部分。那与其让我来写，无宁是让仿吾、初梨、乃超来写，更要适当一些。

郭沫若 1947年5月8日稿

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七年五月上海海燕书店出版的《革命春秋》，收入《沫若文集》第七卷时，文字略有改动。

247. 1. 1. 1.

我的学生时代

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六月桂林《野草》月刊第四卷第三期，原题《学生时代》。

自呱呱坠地时起，便要从母亲学习言语和一切知识，人生的开始应该就是学生时代的开始。我母亲事实上是我真正的蒙师，她在我未发蒙以前就教我背诵了好些唐宋人的诗词了。但我的发蒙是在四岁半的时候。家里有一座家塾，面对着峨嵋山的第二峰，先生命名之为“绥山山馆”，先生姓沈字焕章，是犍为县的一位廪生，在我未出世前六年便到我家里来教书了。家塾里除掉偶尔收纳一两位亲戚家的子弟外，都是自己家里的人，人数在十人上下。但这点小人数的家塾，拿程度来说，却是大、中、小学乃至幼稚园都有。

发蒙时读的书是《三字经》，司空图的《诗品》^①，《唐诗》，《千家诗》。把这些读了之后便读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易经》、《周礼》、《春秋》和《古文观止》。庚子过后，家塾里的教育方法也渐渐起了革命，接着便读过《东莱博议》、《史鉴节要》、《地球韵言》，和上海当时编印的一些新式教科书。先生又得到一部教会学堂用的《算数备旨》，根据着这书来教我们的算术。当时我们还写不来阿剌伯数字的草书，因为那刊本上都是用的楷书，

^① 司空图(837—908)，字表圣，河中虞乡(今山西永济西)人。唐末诗人、诗论家。著有《司空表圣文集》。《诗品》，诗论集，一卷。分诗为二十四品，各以四言韵语十二句阐述诗的二十四种境界。